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鮑埼亭集

(二)

全祖望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鮎埼亭集

(十)

全祖望撰

國學基本叢書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

題跋

子夏易傳跋尾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曾詔列於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隱刺豈非後來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等以爲七略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荀勗中經簿四卷隋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七略云易傳子夏二篇韓氏作而今題載薛虞記祕庫有之傳文指趣質略無益後學於是停止帖經然則今所行十一卷固屬贋本卽七略以來之書亦依託耳孫坦周易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據夫曰韓曰丁曰薛其見於前人著錄者尙難審定況臆度耶十一卷之顛末已見於納蘭成氏之跋余故追溯其舊本而略記之并取釋文正義集解所引附列之因以笑張弧之疏略焉

釋文引子夏傳爲今本所無者凡三十四條

乾亢極也

屯如辭也乘馬之乘音繩班如相牽不進貌

訟 眚、妖祥曰眚。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

小畜 變作戀。思也。幾作近。

履 愬愬、恐懼貌。

泰 翩翩作篇篇。

大有 彭作旁。

謙 謙作嘽。謙也。

豫 盱作紆。簪疾也。

噬嗑 肺作脯。

賁 束帛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 𦵏𦵏作殘殘。

復 傷害曰灾。妖祥曰眚。

頤 拂作弗。輔弼也。 逐逐作攸攸。字林云。攸當爲逐。

習坎 寘作湜。

離 戚作噦。

遯 肥、饒裕也。

晉 顛作頤。

明夷 夷於之夷作睇。拯作拊。

姤 柅作鑠。包瓜之包作苞。

困 徐徐作荼。茶內不定之意。

井 甃修治也。

豐 沛作芾。小也。沫作昧。星之小者。

渙 拯作拊。取也。

既濟 蕒作鬣。繻作禱。桺作茹。

正義引子夏傳

易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集解引子夏傳

師 丈人作大人。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按正義集解所引。今本亦無之。

中興書目云。陸德明釋文所引。與今本閒有合者。若比云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今本作地得水而

澤。水藏地而安。但小異耳。其釋文有而今本無者。蓋後人附益者多也。

朱震曰。孟喜京房之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子夏所出。

按此又真以爲子夏作者姑錄之以備異聞。

跋楊誠齋易傳

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於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譌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多以史事證經學尤爲洞達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是書崑山徐氏經解未刻予得之謝太僕家徐氏嘗得朱英叔所藏宋槧本不知何故不刻。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崑山徐尚書健菴開雕林黃中周易集解或告之曰是非糾朱子者耶尚書懼亟斧之其所見隘矣竹垞旁援勉齋祭文以雪黃中之冤予謂黃中立朝風節卓絕其論朱子激於一時之勝心不過如東坡之排伊川耳後世不聞因伊川之爭而置東坡於惇卞之閒安得因朱林之爭而以黃中與陳賈胡絃同傳是固不待勉齋之文而雪也若其說易則實有近於支離者黃中謂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如屯則初震二坤三四爲艮坎三艮四坤五上爲震坎蒙則初坎二震三四爲坤艮三坎四艮五上爲坤震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也其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也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卽爲蒙蒙卽爲屯終何所別是所謂鹿旁求麋麋旁求鹿者也無惑乎朱子之斥其說也黃中又謂八卦皆互相包以爲六畫每卦取一互體留一互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恆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得二百五十六卦是其說於易之經傳全無所預且同一互也或取以致用或留以植

體則又何也。是朱子之所未辨。而南雷黃氏以爲當日必因其不足辨而置之者也。更有異者。黃中主張三代不改夏正之說。而謂十月乾亥。不得言坤。正月勾萌。不得言泰。三月微陽。不得言壯。舜典仲冬巡北岳。不得言后。不省方。因謂正月爲復。二月爲臨。則豈有三代不改時。不改月。而反能改陰陽之氣。直以六月爲乾者。且謂至日閉關焉。知非夏至。何其任情強辨。一至此歟。厚齋馮氏反謂足破千古之惑。則好奇之過也。黃中之書。今所傳者。皆無圖。獨楊止菴傳易考中有之。止菴蓋猶得盡見其書。而今止存集解一種矣。故撮止菴所傳者附之。以見其書之本有可斥。非果朱子之力能詘之也。黃中之人。不當以其糾朱子而遽黜。至其書。則正不必以其有異於朱子而反稱之。是吾持平之論也。予又讀後村所作黃中次子行知墓銘。其中述行知言。黃中爲兵部侍郎。方負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撓拄。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以鬪之。果以不咸皆去。時臺中胡晉臣最助朱子。周益公則相也。及光皇龍飛。周策免。胡出臺。黃中方次對。深以二人之去爲惜。亦見其無成心矣。行知說詩。極宗朱子。謂其佳處聖人不易。然則當時兵部之爭。別有本末。黃中固未嘗終執迷。而其子亦不守門戶之見。後人可以釋然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草廬著易纂言。累脫橐。而始就。其自言曰。吾於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於序卦傳。

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盤桓爲磐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荒。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跋沈守約易小傳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其書祇釋六爻。詳論變卦。多本春秋左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其中最誤者。以占課家八宮世應之說爲卦變。而逐卦注於其下。如姤曰乾宮一世。復曰坤宮一世之類。此其誤不始沈氏。唐陸德明釋文中已有之。而荀慈明解隨卦曰。隨者震之歸魂。則漢儒已先濫觴。不知占課之說。始自京房。而撰著變卦。則源遠流長。實自三古。認子作母。斷不可也。

周易總義跋

山齋易氏周禮總義。世多有之。其周易則未見也。予鈔得之天一閣。范氏其書頗參八宮言之。類沈守約易小傳。而較醇焉。

周易象旨決錄跋

程子嘗言。易學多在蜀中。後三百年。而蜀又以來。易名於天下。然來易自空山積悟。雖多心得之言。而目不見先儒諸箋疏。雷同者有之。或以僻陋乖戾者言之。良可惜也。不知來易之先。乃有南沙熊氏之易。蓋其謫居滇池所作。南沙於書無所不窺。而易爲尤邃。其博引諸先儒之說。最爲該備。來氏遠不逮也。以予

所見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數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之。而時時有予所未見者。卽以吾鄉先輩易解如宋之王先生太古明之黃先生南山其書今不可得矣。而南沙皆引其異同博矣哉。甚矣蜀之多易也。其書名曰周易象旨決錄計上下經五卷大傳二卷。

題涂氏易疑擬題

涂潛生字自昭江西宜黃縣人而東里稱爲臨川鄉貢進士蓋宜黃之涂乃著姓而臨川則潛生所移居也。潛生易疑擬題一冊見菴竹堂書目而逸其名所著易主意一冊見東里集所著易義矜式見江西通志其擬題者皆其問目貫穿古人之說而質難之極爲博雅非如近日科舉之所謂擬題也其易主意當卽所以答擬題之疑矜式則應舉程式文字也予初見永樂大典中引其擬題以爲卽此二字必無足觀已而閱之知其爲經學宿儒也亟鈔之而附其矜式文字於後惜尙未見其所謂主意者

跋黃漳浦易解

漳浦先生於學宏通博達世以爲如武庫之無不備而所尤精者易天根月窟獨有神會能於京焦陳邵之外頡頏一家其所著三易洞璣革象新書鮮有得通之者蓋別立一變法因而重之以推前世事跡無不洞中至有明思廟時以爲當地水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時由今觀之是革命之應也先生之學神矣歲戊申復得先生易卦要說讀之則又平正通達大似東萊平甫諸家於是歎先生易學之奇且法也

跋倪文正公兒易

始寧倪文正公兒易其自序曰漢儒說經舌本強概似兒強解事者宋儒疏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可謂奇語又曰子雲大玄童烏共之童烏子雲九歲兒也公之命名以此公於學無所不通但亦多好奇之過一切文字皆然而兒易其尤甚公言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予亦尙嫌公之強解事也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姚江黃徵君易學象數論六卷上自圖書九十之混變卦互卦之異同旁推交通雖以納甲納音世應軌革之法莫不搜其原本抉其譌謬可爲經學中希有之書也徵君謂河圖在顧命與大訓竝陳則是皆書也使如後世所云則爲龍馬之遺蛻歟抑庖犧之橐本歟不知天垂象見吉凶所謂仰觀天文河出圖洛出書所謂俯察地理圖書卽今之圖經黃冊其以河洛名者以其爲天下之中也此其說可謂百世不易之論蓋嘗與學者言之皆大驚莫能信固難以口舌爭徵君之言發源自薛良齋良齋謂自來緯候諸家所謂九篇六篇者亦原以爲地學之書苟其是者不可以緯候而廢也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禹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歷虞夏商咸亦受焉尙書中候曰禹自臨河受圖注云括地象也尙書刑德放曰禹得括地象圖堯以爲司空河圖玉版曰禹觀於河始受圖言治水之意李淳風乙巳占其中引洛書以禹貢之二十八山分配二十八宿分野夫其所謂壇河而受臨河而得實龍馬之說所由起也而所指則猶主方輿之圖自有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於天一地二之文并以九宮太乙之數爲九疇者而并緯書而失之蓋惟圖書爲地理故王者之迹旣熄諸侯吞噬山川之出入職方

不知貢賦之多寡。地官莫問。聖人河不出圖之歎。至以比之鳳鳥。不然。馬毛之旋。既有據之以作易者矣。卽其浮河再出。亦雷同之陳迹。夫子猶思見之。豈得別爲一易乎。禮器成於漢儒。誤解論語。而又依傍緯書。於是以河出馬圖爲瑞。是則歐陽公辨之矣。南昌萬編修孺廬嘗曰。大禹治水。乃有河圖。周公營洛。始有洛書。故作顧命時。洛書新出。尙未得與河圖竝登東序。是又疏證之最精者。今人徒泥於河出洛出之文。以爲此必沿河溯洛而得之者。眞解經之固也。同里李桐曰。尙書出孔壁。儀禮出淹中。不必皆有符瑞諒哉。徵君於易。遠覽千古。一洗前輩之支離。而尤有功於易者。此論也。若其談總象。予頗多以爲不然者。則別見於予說易之書。

題仲氏易

百年以來。論古之荒謬者。蕭山毛氏爲尤。毛氏之論。說經爲尤。諸經之中。易爲尤。錢唐龔鑑嘗曰。毛氏蓋讐其兄者也。予曰。何以知之。曰。聞其書之名。則友恭之意藹然。及讀之而爽然。愿者齒冷。強者髮指。毗裂矣。非讐其兄而何。甚矣夫其兄之不幸。而有此弟也。予爲之一笑。乃記其語於卷端。

跋夏柯山尙書解

王漳南曰。宋人解書。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旣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氏。蓋未見林氏本故也。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可數也。按夏氏之解。出於乾淳間。其時王氏蘇氏之說方行。蔡氏亦嗣出。而河北學者。獨盛宗之。可以見其爲尙書家眉目也。明初頒諸經於學宮。書以夏氏蔡氏。其後始兼采鄱陽鄭氏。季友。三家之中。夏氏爲首。是洪永閒猶用

之也。曾幾何時。專門之學盛。而是書束閣矣。嗚呼。專門之學。宋人所以詆黨局也。豈意其爲傳經之讖乎。予鈔之。天一閣。范氏其卷首爲金華時瀾序。夏氏名僕。字元肅。浙之龍游人也。

讀吳草廬書纂言

宋人多疑古文尙書者。其專注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官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然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尙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題禹貢錐指後

近世專門禹貢之學。莫過於胡東樵者。前此宋之程文簡公。讀者譏其葛藤不了。東樵書出。文簡且束閣矣。然其實葛藤猶文簡也。東樵之所以張其軍。在於徵引之繁。使讀者舌擣而不敢語。顧其最用功。莫如水經。乃於河水篇金城郡下。則妄改洮水爲澆水。濟水篇欲攻蔡九峯砢礫溪之失。而自造爲北礪溪南礪溪。分一水爲二水。濁漳水篇。因仍俗本。誠以凍水爲陳水。而九江則深信長沙下雋之說。不知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卽此數者。其於水經可知。其於禹貢亦可知矣。詳見予水經注重校本中。因以語學者莫深信也。

題古文尙書疏證

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尙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

跋范逸齋詩補傳

東海尚書刊經說於逸齋之詩傳缺其名。豈失考宋志耶。宋志所載三十卷。其數與今本符。其爲逸齋書何疑。尙有解頤新語十四卷。詩學一卷。而今亡矣。東海所刊詩諸家皆劣。以逸齋之書爲佳。逸齋浙之金華人。吾友鄭貧谷贊善。謂逸齋曾劾趙忠定公。蓋其人不足道。按宋史。光宗受禪。召忠定於四川。未至。逸齋論其稽命。此於忠定無大疵。非如後來京鎧輩所論也。豈遽足以累逸齋乎。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輯習而就。流傳旣久。不宜擅爲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跋衛櫟齋禮記集說

崑山衛正叔先生。蒼萃百家之言。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取極博。而已不廁一語焉。其言有曰。歷考諸家訓解。發明經旨者。固爲不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歐陽公云。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又曰。近日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但各自有意在。學者理會如何耳。又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獮祭以成書。矜爲自得。或墨守一家堅僻之學者。其亦可

以已矣夫。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伯魯之解禮記。雖無大發明。然在傳注之體。則校之陳雲莊爲勝矣。予家有張別山學士與先太常公札。言其曾大父文忠公當國時。請頒之學官。已得請矣。文忠下世而止。此前人所未及記也。其時別山方盡瘁危疆。而郵筒還往。猶能及經學之廢興。故國世臣所以貴也。偶檢舊笥。因以志於伯魯書後。

書周禮集說後

仁和嚴十區篤好經學。雍正癸丑四月。以散館入京。贈予周禮集說十二卷。爲前代文淵閣藏書。元吳興陳友仁所編也。友仁自序言。得此本於沈則正家。不知作者。因爲增益其所未詳。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以廣其傳。予讀其書。雖不逮訂義之精博。要亦經師家一種也。中間脫去地官一卷。明關中劉氏儲秀嘗補足之。今世所見皆元本。未得劉氏所補。友仁於五官俱有總論在卷首。祇考工記無之。今雕本多顛錯。有在凡例綱領中者。俟他日訪得劉氏本。再爲釐訂。其末附臨川俞氏庭椿復古編。蓋成化時張都御史瑄所合刊。而傳是錄以友仁別自有復古編。與庭椿之書竝列。舛矣。甲寅五日。十區以羸疾下世。偶緇書架。爲之腹痛。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甫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略。荆公周禮存

於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於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顧宋人周禮之書甚少。存之以備一種。

儀禮戴記附注跋

黃孟清僉事爲吾鄉明初碩儒。其儀禮一書。析爲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其不類者。載諸卷首或卷末。各有意義。又以軍禮獨闕。取周官大田禮補之。及禮記載田事者。別爲一卷。惟天一閣范氏有之。方京師開三禮書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喜亟鈔之。雖其中有殘缺。然要可貴也。是年予罷官歸。始鈔是書於范氏。於是儀禮之書。自楊氏敖氏外。添得宋人二種。明初人一種。插架稍生色矣。國朝諸儒。儀禮有張氏爾岐、萬氏斯大、應氏嗣寅、馬氏公驩四家。皆佳。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尙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於胡傳。而仍失之者。是書通志堂未刻。流傳亦頗少。予鈔之同里陳同亮處士家。

跋黃梨洲孟子解

梨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戴山已有大學統義、中庸慎獨義、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梨洲於書無所不通。而解經尤能闢前輩傳注之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江、姚邱。以爲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笑柄。反謂顧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語爲妄。其解畢郢。則宗

孫疏。以爲楚地。不可解也。

師說。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集注。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愚謂君子泛指夫人而言。不當專屬二子。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宋儒自嘉定而後。多流爲迂腐。其所著書。有絕可笑者。程復心四書章圖。亦其一也。每章爲一圖。而爲之別白其岐趨。如儒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學則有古爲己今爲人之分。達則有上下之分。但每章如此。不亦愚耶。是亦何勞爲之圖乎。永樂大典載此書。

跋古本大學

古本大學。鄉先生黃孟清僉事言之最精。新建之說出其後。不若僉事之渾成也。僉事曰。三綱領後。自知止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正解格物致知。而包舉八條目於其內。所謂當格之物在身心家國天下。當知之事在修齊治平。其引淇澳之詩曰。學。正釋格。知曰。自修。正釋誠。正。皆明德也。曰。恂慄。曰。威儀。正釋齊治平。皆新民也。曰。盛德至善。則釋止於至善也。曰。前王不忘。乃三綱領之效也。下文雜引詩書。又釋三綱領。而以此謂知本二語貫前知所先後以結之。但宜挑出誠意一章於其後。則渾全矣。予友謝御史石林。方集大學古說。書以寄之。

題郝仲輿諸經解後

有明三百年。經師寥寂。而季長沙郝給事。稱爲雄霸。二人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皆觥觥如也。其可傳處。

以此其不可爲訓處亦以此。學者易其心而讀之可矣。先儒之說返之吾心而不安者固當博考之深思之力求其是。若豫儲參商之見以相尋於口舌是則經學之賊也。和靖先生有曰說經而好奇亦何所不至矣。三復其言不禁悚然。吾友杭堇浦最推給事以爲在長沙之上。予則謂長沙尙有敦龐渾穆之氣給事頗嫌其辭費而支恐尙非長沙匹也。士盡原伯魯之子聰明錮於茅葦以講章爲經學可爲痛心於是豪傑之士憤而有激而立異之書出矣。而蚩蚩講章家以爲是所當火其書者也。豈知其中固自有不可抹殺者乎。如長沙如給事皆在乎學者之善讀其書乎。

石渠意見跋

少讀牧齋初學集盛稱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有功經學。顧無從見其書。旣讀黎洲明儒學案見所引入書中者幾一卷。猶以未得盡窺之爲恨。今年始鈔得之。天一閣范氏端毅勛業乃司馬溫公范蜀公流輩行年九十尙續此書不輟。神明不衰可謂偉人。其大學改本卽竹垞西河二公亦未見也。吾友謝石林侍御方輯大學亟郵寄之。

跋養心亭經說

養心亭經說張文定公所著於諸經皆有之其言醇正足以輔翼朱子者也。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文懿在宣正閒與黃僉事南山共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實踐而未有後來門戶紛爭之習故其宗旨不傳黎洲但爲南山列學案而不及文懿殆考之未詳也。文懿諸經流傳於世者少蓋其於先儒